

糖果恋
City 性|感|朱|古|力

亲爱的

美洲狮小姐

米雅·著

有没有人将你爱得像颗钻石，
抛弃所有的理智和冷静

美洲狮般凶猛的女人，往往心底柔软，征服她并不难……任其蹂躏即可
文弱儒雅的古汉语教授，以柔克刚，化挨打为力量……驯狮为猫真男人
冷酷彪悍的美洲狮小姐都要群居了，你还单着吗？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亲爱的
美洲狮小姐

米雅·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爱的美洲狮小姐/米雅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0. 10

ISBN 978 - 7 - 5059 - 6913 - 1

I. ①亲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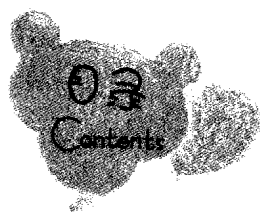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2602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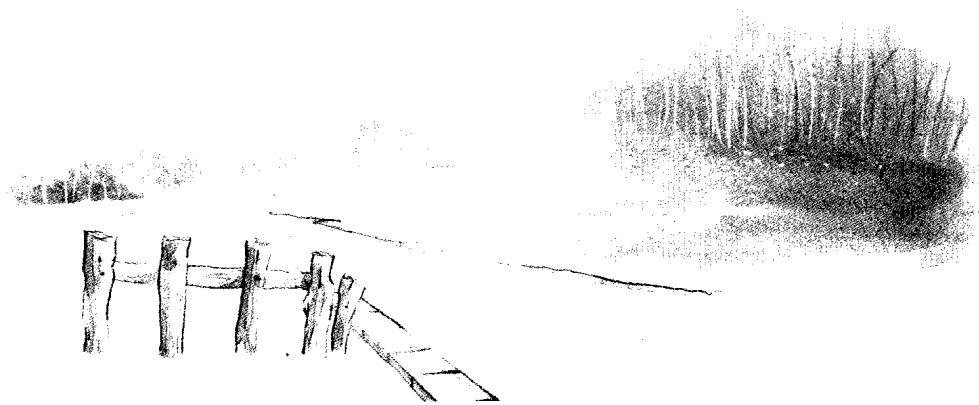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亲爱的美洲狮小姐
作 者	米 雅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 - 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姚莲瑞
责任印制	杜景苇 姚莲瑞
印 刷	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印 张	9.5
版 次	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059 - 6913 - 1
定 价	25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: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楔 子	1
第一章 美救英雄	3
第二章 低等下人	20
第三章 深夜来客	37
第四章 玫瑰之王	55
第五章 华美之约	73
第六章 不动声色	90
第七章 动如脱兔	106
第八章 英雄救美	123
第九章 旧爱新欢	142





第 十 章	子不思我	159
第十一章	不速之客	177
第十二章	如鯁在喉	195
第十三章	往事如烟	211
第十四章	爱和勇气	228
第十五章	不言征服	245
第十六章	原来如此	261
第十七章	莫失莫忘	277
尾 声		296



楔子



每隔五个星期，不管刮风、下雨、烈日，还是严寒，袁枚都要到本市顶级的私人会所骏豪会……旁边的萨其尔西餐厅……旁边的阿福伯烧仙草小铺……的地下一层……的一个小房间里开例会。

那个房间在骏豪广场的骏马喷泉下面，终年不见阳光，又小又黑又潮湿，蟑螂成群，老鼠成堆，袁枚每次来开例会都要牢骚半天。年少时胸中有热血和挥洒不完的精力，对组织的工作充满热情，虽然也认为这例会地点实在是太极品了些，却也都忽略不计了。但是十四年过去，当他二十八岁时，热情开始减退，精力也不如从前，这地方就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了。

当然了，这也不是他要求退会的主要原因。

“报告长老，我想要退会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我越来越觉得本组织的诸多保密制度，实在让我难以忍受。”

“好吧，不过退会可不简单，你得替组织完成一项任务，做成功了组织将永久销毁你的档案，失败的话，你一辈子都不得再向组织申请退会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说吧，什么任务？”

那长老眯起一双睿智的眼，看着眼前这张神似自己的脸，“我局里最近好像不大清静，有宗法律事务，你去想个办法收一收尾。”

袁枚把眼一瞪，“郭巨侠，你大概忘记了，我是学古汉语文学的。”

那叫做郭巨侠的长老微微一笑，“你的意思，是打算自动放弃组织

给你的这次机会？”

袁枚无言，半晌怏怏地说道：“卑鄙的家伙，我有多长时间来跟进这项任务？”

郭巨侠圆滑地笑，“这取决于你的跟进方案。我能告诉你的是，从法律角度讲，这宗事务的潜伏期还有半年。”

袁枚摸了摸下巴，“半年啊……”

第一章 美救英雄



美洲狮小姐姓施，叫施展，很硬朗也很简洁的名字，就好像她的名片，别的律师名片大都要写“某某律师行主任”、“某行业工会理事”或者“某集团法律顾问”，再不济也要放个“某某大学法律硕士”上去，名片背后还要打上一两句热血沸腾的口号，比如“持法律之利剑，卫公法之圣洁”之类，再不济也要放几个大牌民企头衔上去，假装那是自家服务的企业，总之巴不得名片就好像是张虎皮，拉到天那么大，然后做成一面大旗子，把自家包裹成宇宙第一大的样子，有义薄云天的公义之心，有广博浩然的高洁理想。

施展的名片不同，做得非常简单，简单得简直寒酸，正面印着她的名字，底下印着手机号码，反面空无一物，连 E-mail 地址都很吝啬地没有落上去，问她为什么，她回答：“多一个人知道，就多一分收到恐吓信的危险。”

不过她倒不是怕恐吓信，“我懒得删。”

施展长得不算太高，约有一米六三，短头发，“长头发打架不方便，会给人揪住头发往死里揍。”

指甲留得很短，“指甲太长虽然可以刮花对方的脸，但是拗断了简直痛彻心扉。”

手臂很长，微微用力，胳膊上就会鼓起火一般炽热的肱二头肌，“胳膊不粗，一肘子挥出去，人家还以为你在打蚊子。”

大腿坚实，“侧踢才有力量。”

说了这么多，你莫非以为施展是个流氓律师？那你可错了，施家这位姑娘虽然谈不上正直，但她接过的案子不管胜负，绝不用不正当手段，行里人提起这点，都钦佩不已，说她这种自律体现了律法所提倡的公平严谨精神，并经常以此教育后辈，要向施律师看齐。

但真相总是让人伤心的。

“什么公平严谨，那都是浮云，八竿子打不着。”

“啊?!”

“律师这个行业，看来是要做一辈子的了，我可不希望日后给人翻出案底，说我妨碍司法公正。吊销了执照，我喝西北风去?”

归根结底，不是因为她有正义感，而是因为她未雨绸缪。

她是季&李律师行的刑事律师，二十八岁，从业四年零八个月，接手案子六十七宗，其中胜诉三十八宗，败诉是多少，做个减法就晓得了。

以经济诉讼来看，这样的成绩实在是差强人意的，行里有不少经济律师至今没有过败绩。但是以刑事诉讼来看，这样的成绩就实在太强了，熟知刑事诉讼的人都知道，公诉人从来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不二代言人，一个案子从公安局立案侦查到检察官审查诉讼，中间要经过无数道流程审核把关，反复确认证据准确性，最后才会提起公诉，要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抢回一半的胜算，那是非常人才能做得到的。

所以施展很有名，本市凡是做点边缘生意的人，没有不知道她的。当然，有名不代表有钱，也不代表没有烦恼。

事实上，施展实在是个没钱的主儿，辛苦工作四年，还向银行借贷二十几万，才好不容易在律师所附近买了套小小的复式楼中楼。说是楼中楼，其实是夸张了，整套房子把卫生间都加上也不过一百来平方米，在资历差不多的民商经济法同行看来，简直就是狗屋鸽子笼，不要说住人，就是住一根手指头也是不够的。

有实例为证：她当初装修好房子，和她同年进公司的主任侄女、她的大学好友、专门做合同的经济大律师潘小欢友情赞助参观之旅，



末了却满是自责地说道：“做刑事律师太可怜了，没想到你这么贫困，比我刚出道还不如。这份牛工你居然也做得下去，我要是你，早收拾包袱改行四五次了。”

施展忍了又忍，才没把鞋子脱下来塞她嘴里，这固然是因为她和潘小欢也算是很多年的猪朋狗友，奸情深厚，实在不好意思下毒手，但最主要的原因却在于，潘小欢随后又说了一句，“我回去和叔叔说说你的情况，看能不能给你整点补贴啥的。”

看在钱的份儿上……施展很需要钱，钱可以帮她还贷款。另外，她还想要一辆车，确切地说，她想要一辆越野吉普车，更确切一点，她想要一辆沙漠王子。这可是个烧钱的东西。

到了这年底，行里分红，也不晓得是潘小欢形容的鸽子笼太刺激主任，还是她真的干得不错，总之她拿到一笔不小的分红，不仅还清了银行贷款，还如愿以偿顺回一辆沙漠王子。

那王子有着极其粗犷的外表，草绿色的军装外套，造型坚固而结实。提货当天，施展开着它绕环岛公路风驰电掣地跑了一圈。第二天本地最有名的 BBS 小猫社区就贴出了红字大帖：天外飞仙！环岛路惊现史上第一酷毙飞车女，有图有真相！

帖子里贴出来几张抓拍的模糊不清的图片，依稀可以见到坐在驾驶位上的是位女子，戴着墨镜，穿一件深蓝色猎装，长风吹起她的衣领，将她半张脸都遮盖住，镜头只能约略拍到一个面部轮廓侧影，搭在方向盘上的双手戴着黑胶手套，露出来的十指纤秀，却将一部车开得似乎要飞起来！帖子末尾楼主热情呼唤大家人肉，誓要将这天外飞仙找出来顶礼膜拜。

那帖子出来的第二天，商报就转载了。行里的主任老李翻来覆去看过，眨了眨他一双老眼，盘算了阵，一个电话打去商报，找到当日的责编，打算要供出自家行里的金牌律师美洲狮小姐正是此位天外飞仙，以便趁此机会给自家律师行打打名声。

可是报社的人却告诉他，该位责编头天发的稿，第二天下午就无

端地辞职，带着全家出国了。老李心里一咯噔，做律师的嗅觉都异乎寻常的敏锐，挂了电话他再去 BBS 搜索，果然，先前火得一塌糊涂的天外飞仙人肉帖已经不见踪影，显然是给版主和谐了。过了几天，连这个 BBS 也无缘无故地关闭了。老李是个乖觉人，从此以后再不敢打施展的主意。

回头再来说施展，有了车子，有了房子，你以为她应该没有烦恼了？才怪。她的烦恼还多着呢，最大的一宗就是嫁人。

开年就二十八了，老妈已经恨不得在自家窗口贴上天那么大的标签，大书“有女待嫁，来问就给”。相亲饭一过十五就开始吃，有时候一天吃两三餐，忙乎到年中，施展觉得自己已经吃成饭桶了，为本市的餐饮行业做出了卓越贡献，结婚对象却依旧不见踪影。

她自己是无所谓，反正也不靠人养活，但是老妈却着急上火，唠叨得让她耳朵起了老茧，“女人不结婚怎么行，老了可怎么办，金山银山又带不进棺材，老胳膊老腿儿动不了，身边连个端茶送水的人都没有，那可可怜。”

施展耸了耸肩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老妈，做我们这行的，用不着想那么远，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人撂倒了。”

老妈扁了她一巴掌，“啊呸！”然后开始盘算另外一个问题，“是了，你得换份工作，一个女孩子，整天和杀人犯抢劫犯厮混，又危险又不像话，”当机立断，“我得把你弄到检察院去。”

施展差点笑出来，检察院，亏老妈想得到。

老妈还是有些本事的，没几天就和施展说：“我替你约到个人吃饭，听说和咱们分区检察院的检察长有点关系。”

施展很无奈，“老妈，你闺女是干什么的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不要说咱分区，这城里所有的检察官都被我得罪得差不多了，请人吃饭，你不怕人家当场砍翻我啊？”

老妈大骂，“啊呸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流氓的啊，人家朝廷的人，都是温良恭俭、谦逊有礼……”



施展顺口接了一句，“老妈，你戏文看多了吧？”

老妈气得笑出来，飞起一脚将施展踢出三丈开外，苦口婆心地提点，“给我好好收拾收拾脾气，见着人要多说好话，狗尾巴紧紧夹在屁股底下，千万不能猖狂，务必把人伺候好了。给开个路子进公家机关，做公务员多好，又有保障又有地位，到那时候，肯定有大把大把的人给你挑。”

施展实在是无奈得不得了，正打算要借着尿急开溜，老妈又叹气，“孩子啊，我实在不放心你啊，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只有一猫儿大，我一只手都能把你包完了。那个时候，你一个脸蛋还没有二指宽，小身子没有二两肉，小胳膊小腿儿瘦得几乎找不到，妈妈费了多少力气，好不容易养到今天，要是……”擦泪。

那泪水掉得情真意切，可是眼角的余光却在扫射，全身蓄势待发，只待施展不吃这套想拔腿走人，立刻一个饿虎扑食飞身上去，将她擒拿归案，就地正法，锁在门内，时候一到，直接拉去现场交货。

施展长叹了口气，“好了，妈妈，我去就是了。”

老妈十分高兴，抱住施家姑娘用力啃了一口，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我的小心肝儿，就知道你听话。”

施展缩了缩脖子，一阵阵地肝儿颤。

可是等到这一日，她像个泥偶木雕一般，由着老妈将她从头到脚收拾得一尘不染、二目无光，送到现场，却发现那个有关系的人儿，居然托人送来封信，说是临时有点事，脱不开身，改天再约。美洲狮小姐就这样被人放了鸽子。

她自己是无所谓，老妈却气得不得了，碍着有求于人，也不好发作出来，只得在包厢里叽里咕噜牢骚了一通，不甘不愿地让施展送回去了。

施展心里暗爽，忙不迭地伺候太后大人登上她那辆气势汹汹的沙漠王子，恭恭敬敬地送回家交给老爸，随后就调转车头，一路风驰电掣，直奔健身俱乐部而去，准备上一堂酣畅淋漓的莱美搏击课。

俱乐部最近新招了一个专门教搏击的教练，叫做 Joe，年纪很轻，虽然是健身教练，肌肉却练得十分好，线条优美而不夸张，人也很斯文有礼，脾气尤其温和，是施展顶喜欢的教练，差不多每周都会去上一节他的课，三四个星期下来，倒也培养了些少见的默契。Joe 总结说：“施小姐的扫踢腿很凶狠，虽然力气差一点，可是角度很刁，很像泰拳的踢法，估计以前学过泰拳。”

施展没学过泰拳，不过她有一个师兄叫张剑之，是本市东区公安局刑侦科的格斗教练兼刑侦处长，也是个不务正业的种子，大学时修的专业是证据学。毕业那会儿泰拳正流行，此人心血来潮，跑去泰国跟着专业拳师苦修了三年，回来有一阵子失业在家里，适逢施展查一个很凶险的案子，为保安全，忍痛花一天五块钱的代价雇佣他做保镖。期间遇险几次，见过师兄亮招，有样学样过来，倒也糊弄了不少人。

正是六月初的好天气，开快车清凉而愉悦。她这辆沙漠王子引擎专门请人改装过，速度是惊人的快。越野吉普本来车身就坚固厚重，耐撞耐磨耐摔打，所以她开得更加没个限度，只要路面干净，就会一路狂奔，宛如闪电一般。

饶是如此，在路过滨南路第二个路口的时候，她眼角的余光扫过，还是发现了一宗社会案。只见三个身材高大胸膛宽厚的男人，正在围殴一个蜷曲成一团的瘦弱男人。那瘦弱男人用手护着头，身上衣衫被撕得七零八散。三个壮汉拳脚如雨点一般落在他身上，拳拳到肉，打得噼啪作响。路人见到都畏惧不已，纷纷躲得远远的。

男人大声地呼救，声音凄惨得好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儿，“救命……救命……”

施展不忍心，踩了刹车，解开安全带，伸手推门的那一刹那，她犹豫了。眼前三个男人，不管哪一个都比她高大，肌肉结实，强出头不见得有胜算。心里盘算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么想着，就打算开车走人。

就是这一刹那，那挨打的男人突然抬起头，看到了施展停下来的



车子，察觉到那也许是他唯一的一线生机，当下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力气，猛地爬起来，撞开面前一个男人，连滚带爬地朝施展跑过来。

“小姐，救命啊……”

施展也不是冷血的人，见他冲过来，连忙打开车门，赶在三个壮汉追上之前，一把拽了男人到副驾驶座上，跟着一踩油门，车子如箭一般射出去。

改装过的引擎性能优良，从起步到加速不过十秒。施展很满意，却苦了刚刚得救的男人。男人本来惊魂未定，全身兀自发着抖，眼见车子开得几乎要飞起来，越发是要魂飞魄散，后背贴在靠椅上，两手死死抓住座椅两旁的把手，颤抖着嗓子，声嘶力竭地尖叫，“啊……啊……”

施展斜了男人一眼，慢慢放开油门，将车速调到七十迈。

车子慢下来，男人翻飞的白眼缓缓归回原处，喘过一口大气后，冲她点头，伸手拿袖子擦拭额头上的血迹和汗珠，连声说道：“谢谢，小姐，你是个大好人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谢谢小姐。”

施展看了他一眼，一只手搭着方向盘，空出另外一只手，打开脚边的运动背包，摸出一包湿纸巾和一瓶水，递给男人。

男人越发感激，抖着手接过纸巾和水，“谢谢，谢谢，你实在是太好了……”

仔细擦干净脸，发现车上没有丢的地方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只得把纸巾收起来放在自家破衣烂衫的口袋里。本来想啰唆两句，发现施展双目注视前方，面无表情，好似全没有搭话的意思，于是规规矩矩坐在那里，两手放在膝盖上，也不敢吭声。

施展对此还是满意的，天可怜见，作为律师，她生活中最不缺乏的就是爱说话的人——拼命替自己辩解的当事人，滔滔不绝的公诉人，喋喋不休的委托人，语无伦次的证人……

车内诡异的沉默。

行出三条街，男人喝光一瓶水，终于稳住神没再发抖。施展觉得自己好事做得差不多了，借着绿灯的空当，问道：“你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去最近的公车站。”

男人吞了吞口水，耷拉着头，没吭声。

施展挑了挑眉毛，“怎么？”

男人嚅动嘴唇，低低说了两句话，可是声音小得只有蚊子的叫声那么大，根本听不到。

“嗯？”

男人鼓足勇气，实在是很不好意思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离家出走。”

施展嘴角微微抽动，“离家出走？在你这个年纪？”

男人点头，眼巴巴地看着施展，“小姐，你能不能收留我？”

施展握着方向盘的食指轻轻打着拍子，转过头，阴森森地看着男人，“我家里地方太小，怕是住不下你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有个好地方推荐给你，保你吃住不愁还不用付费。”

男人眼神顿时亮晶晶的，满怀期待地望着施展，“哪里？”

施展面无表情，“东区公安局，治安科，审讯室。”

男人当场傻了眼。

东区公安局在莲花北，很高的一栋楼，旁边就是施展健身的中天会所。

她将车子开到警局大门口，也不下车，径直打电话去刑侦处，叫了值班的张剑之出来，指着男人，“师兄，麻烦你。”

张剑之是个高大魁伟的男人，足有一百八十公分，宽肩膀，胸膛厚实，雪白的制服衬衫一丝不苟地扎在皮带下，袖子卷起，露出强健的手臂。他的五官称得上是俊美，但是眉毛太浓，显得一双眼太过锐利，太直的鼻梁和薄薄的嘴唇在他认真凝神时，又给人一种无情的感觉。现在他弯腰趴在车窗口，俯视副驾驶位上胆怯的男人，“什么来路？”

男人一阵发抖，张剑之注视他的眼神，就好像蟒蛇看着青蛙，他

不由自主缩了缩身子，想把自己藏进阴影里。

施展耸了耸肩膀，“不知道，离家出走的男人。”遂把遇到这男人的经过简要说明一遍，“你看怎么处理？”

张剑之微微蹙眉，审视男人一阵，“下车。”

男人脸色发白，吞了吞口水，眼前这个健硕男人神色不善，举手投足间都在透露一个信息：我看你不顺眼，我要收拾你。

男人苍白的长指痉挛地揪住副驾驶座的安全带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长……长官，我……我是好人……”

张剑之和蔼可亲地说道：“你先下车，我师妹七点要去旁边的会所上搏击课，现在还差五分钟到点，她一向是个准时的人，最讨厌迟到。”

他平常的样子已经让人颤抖，没想到温和起来那神情更令人胆战。男人吓得浑身发抖，两手死死抓住安全带，又去看施展，眼神满是祈求，“施小姐，求求你……”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，但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。

施展瞳仁微微缩紧，她慢慢转头，面无表情地摘了脸上的墨镜，看着男人，一字字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姓施？”

张剑之笑出来，这一次他的笑容货真价实地露出了嗜血的味道，他一向很待见这个师妹，知道施展办刑事案，名气很大，也得罪不少人，想要收拾她的不在少数。眼前这男人虽然哪方面看起来都是个窝囊废，但是，天底下的事谁知道呢，将近十年刑侦生涯磨炼，让他深谙一个道理：越是厉害的杀手，越是貌不惊人，越是隐藏得深。

男人面色如雪，抖抖索索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张剑之冷笑了两声，拉开车门，一把拎住男人的衣领，将他强行拽下车，“走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”

男人身高不及他肩膀，体形也不如他健硕，被他拎在手里就如同拎了个破麻袋，“长官……长官我不是坏人……”那声音带着哭腔，显然是被吓坏了。

张剑之森然地笑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找你聊天啊。”

男人哭出来，涕泪滂沱，苦苦哀求道：“长官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”

张剑之雪白的牙齿发出微光，“你一个大男人，哭什么，莫非是没关过禁闭？都有胆子跟踪我师妹，还没胆子进局子？”

男人哀哀地说道：“我没有跟踪施小姐。”

施展抬腕看看时间，发动引擎要走，张剑之忽又拦住她，嘱咐道：“最近交管在严打改装车，你给兄弟们留点面子，不要飘得太厉害。”

施展点了点头，“知道了。”

眼角的余光扫到被张剑之强壮的手臂圈住的男人，见他被歹徒打破的头兀自流着鲜血，心下隐隐有些不忍，“问问就放他走吧，别太难为人。”

张剑之笑了笑，“放心，我有分寸，”他顿了顿，小心试探地说道，“对了，周密昨天跟我讲，想约你吃饭。”

周密是她老板的同窗，有自己的律师行，是搞经济法的，对施展很赏识，一直想要挖了她到自己这边。

“老李对我还算不错，不想改弦更张。”

张剑之笑道：“就知道是这样，周密说了，如果你实在不想和他吃饭，也让我捎个话给你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，要你格外小心，近期之内，或许有故人来访。”

施展皱眉，“他什么意思？”

张剑之耸了耸肩膀，“我哪儿知道，”从衬衫上衣口袋里摸出封信，“他让我交给你。”

施展拆开那信来看，只见上边写着：心交如美玉，经火终不热，我有心交者，不见几岁月。山叠水茫茫，含情向谁说。

她脸色微变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恐，拿着信纸的指尖轻轻颤抖，几乎握不住那薄薄一张纸。